



黃文範譯

喬叟的生活與時代 (*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ucer*)

作者：加德納 (John Gardner)
出版：諾普夫出版公司 (Knopf)
頁數：三二八頁
售價：十二・五美元

喬叟的詩 (*The Poetry of Chaucer*)

作者：加德納 (John Gardner)
出版：南伊利大學出版社 (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)

頁數：四〇八頁
售價：十五美元

評介：克勒蒙斯 (Walter Clemens)

這兩本書雖然分別發行，原來却打算是分成兩卷的一部作品，作者是教授中古文學的一位學人，却以寫小說而出名（「格倫德爾」、「日光對話錄」、「十月之光」）。約翰加德納的學識硬紮、透徹，却瀟灑地歪戴着他的學人帽。「習慣上要寫出來，這本書中可能有的任何錯誤都咎在本人，」他在「喬叟的詩」序言結尾時寫着：「不過在下已把這本書的初稿和複稿，送給許許多多睿智、聰明的讀者，拙著中如果有甚麼疵瑕的話，可不明白除開這些朋友以外，還該歸咎給誰。」

加德納的第一卷，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研究傳記——「時代」多於「生活」，因為喬叟事業的記載雖然浩瀚，大部分却都記在皇字賬冊、法律文件、以及外交派令的通知上。他父親是位富有的酒商（而不是一度被人們認為的客棧老闆），喬叟年輕時接近宮庭，長大了自膺官職，有時還是駐外大使。加德納在現成有限的個人

資料中，建立了英國歷史上十四世紀的豐富情景和社會上的詳細情況。這位詩人在生時，「黑死病」到了英國，也正隆隆進行對法國的長期戰爭；喬叟晚年，「農民革命」呈現了不滿，理查二世與貴族間正自奪權鬭爭。喬叟對這位判罪的國君，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支持人，但是加德納暗示，他對國王宣稱的絕對專制並不是一無微詞。

認真提到他自己的地方，可以從喬叟的詩中蒐集。這些詩採取了優雅的自嘲格式，他告訴讀者，他是「一個荒唐、失敗的愛人，因為缺憾而虔誠的男人——那就是說，一個奉獻給上帝的人，因為女士們不會要他。」加德納寫道，喬叟既不是說實話，也不是「在逗笑，因為在他最早的讀者羣中，人人都曉得他說自己守身如玉，正和事實相反。」加德納雖然相信後面的這種說法，却也對喬叟與一位宮女的結縭，提出一段使人沉緬的說法，那位宮女或許跟喬叟的朋友，也是位皇室貴族的根特人約翰有了身孕；更使人苦惱的證據，暗示出在好幾年以後，根特又是喬叟第二個孩子的父親。要追究六百多年以前這些盤根錯節的微薄隱事，真是一種精明老到的偵查工作。



喬叟行吟圖

奇怪的是，在「生活與時代」這一卷中最差勁的章節，是加德納在古代文件中經過挑挑揀揀，業已相當栩栩如生的資料上，還大膽添加一些小說化逼真的辦法。舉例來說，喬叟生下來時，「他哥哥約翰……或許既興奮、又得意，多半私底下嚇壞了：現在沒有人會愛他啦。」還有一個例子，喬叟行將易簣時：「『去休，』他想：『吾耄矣，吾耄矣。』」一行詩吧，他呼吸沉沉，闔上了眼睛……」這些地方使人看不下去，到不是因為它「小說化」，而是由於它太陳腐，人們決不會鼓勵這位空空兒試寫小說吧。

可是在「喬叟的生活與時代」和「喬叟的詩」這兩本書裏，加德納證明他是對英詩兩位大家之一的敏悟、敏銳讀者。在他的第二卷中，他警告「我只怕，這一本書只會引起極少數讀者的注意，主要的是教師和大學生們。」在這方面，加德納是越過戰場的一位啓發的、時常是有趣的嚮導。在最近幾十年以來，對喬叟的研究已經成了爭鬭的場面，社會大眾却矇在鼓裏，一方面是喬叟傳統影像的信徒，認為他是文藝復興初期一位遊戲三昧的天才詩人，另一派是具有修正觀點的倡議人士，二十五年以前，就由羅伯特遜和賀比肇其端，認為喬叟是一個律已甚嚴的、聖奧古斯丁式的道德家，虔誠地根植在中古時代的早期學識裏。加德納駁斥後一派學理上的僵硬，而試圖把他們的發現與自己的直觀合而為一，他認為有平易近人傳統的、人性的喬叟才是真正的喬叟。

他對那首了不起的「楚洛斯與克麗色德」的闡釋是第一流的，英國一位偉大的學者本納特，一度偶然提到在所有的英文長詩中，這一首最溫柔、最迷惑、最使人柔腸寸斷的詩，在費滋傑羅的「大亨小傳」中，有了近代的後裔——書中的軍人主角壓克·卡拉威就是潘都拉斯，把嬌柔的黛西斷送終了一位殘暴的現代戴阿米德。——在「蓋次壁」中，想不到聽見了喬叟詩中的夜鶯——黛西冒着讓人猜測到的危險，以她那鑄造的聲音，帶到了康拉德航線上。在這一點，加德納的確對這首詩的密切關連和莊嚴高貴，十足還以它一個公道。

加德納對那首最後的，沒有完成的，或許是不可能完成的長詩「肯特百里故事集」，也闡釋得同樣的好。雖然他否認出於創見，却把所謂「婚姻問題」的四個故事，和理查二世專制統治在政治上引起的不安連在一起，對我來說這可是鮮而又鮮的、挑戰性的新聞，他還建議我們對大學中唸得大打哈欠的一些故事，再度加以衡量；以「管家的故事」、「走方郎中的故事」、和平平庸庸的「塞巴斯爵爺的故事」來說，顯然都是喬叟的敗筆，加德納却故作驚人之筆，倡議說喬叟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以前，是在作「不能信人的諺古」和「好比，壞藝術的藝術」這些現代理論的實驗；這種生硬粗糙的結論，聽來一定過於天真了。不過，加德納主張的活力、熱情、和錯綜複雜，却會引起人們重新再讀喬叟作品的興趣吧。

羅倫茲傳 (Konard Lorenz: A Biography)



「鵝媽媽」羅倫茲

作者：尼希貝特 (Alec Nisbett)

出版：約凡諾維琪出版公司 (Harcourt

Brace Jovanovich)

頁數：二四〇頁

售價：十美元

的主題人物過於敬畏；結果，並沒有寫出一本對羅倫茲其人其書的批判研究，而寫出了一本常識性的「慶賀作品」。

書中事實俱在，尼希貝特多次訪問羅倫茲，透露了這位偉人的父親很專制，他要兒子唸醫學，而不許他唸動物，書中顯示羅倫茲如何辦到了能安慰老父，既能雙管齊下，又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。

尼希貝特書中，也敘述了羅倫茲和他太太，也是共同工作人格麗特兒的親密婚姻，更非常詳盡地敘述他的著作、理論所賴以為基礎的研究工作。羅倫茲在研究過程中，擔任了一窩小鵝的「媽媽」；也花費了顯然極為

羅倫茲是位人種學家，他所著「所羅門王的指環」和「論侵犯」兩本書，讀者廣大（前年又論「現代人的八大罪」，震驚全球。——譯註）。尼希貝特既是位物理學家，又是位科學作家，顯然有很多接近他的機會。可是尼希貝特對書中

冗長的時間來觀察穴鳥、魚兒、和其他野獸，才發展出他的臆說，認為過度文明的現代人，生活在道德敗壞的狀態裏。

可是這本書對羅倫茲本人所透露的却相當少，舉例來說，尼希貝特對羅倫茲的實際觀察，並沒有把那些特別不易得到的珍貴資料追究到底。羅倫茲進修博士學位時，知道考試他的人並沒有看過他的論文，而始終執着在既有的觀念上，這位人種學的開山大師便圓滑地改變方向，回答出他們指望看他的答案。尼希貝特也沒有論及羅倫茲目前引為憾的文件，那些文件上現出在一九四幾年代初期，他支持德國國社黨人的種族理論。

在希貝特的困難，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諒解：羅倫茲這位相貌堂堂、高齡七十三歲的人物，不但生氣勃勃，精神矍鑠，而且對本書或者其他書上，不論是冒犯了他的敏感、或者他道德感的任何說法，都力能十足足引起一場相當可觀的、驚天動地的論戰。

(時代 77-03-14-55)

波士頓馬拉松大賽 (The Boston Marathon)

作者：法爾斯 (Joe Falls)

出版：麥米倫出版公司 (Macmillan)

頁數：二〇三頁，附圖

售價：九·九五美元

評介：史脫勒 (Peter Stoller)

從麻州賀普金敦鎮到波士頓市的公路，標誌得明明白白，路面翻修得整整齊齊，所有車輛都禁止通行。在這兩處市鎮間，汽車行程只要四十分鐘；那麼，為甚麼每年四月會有一大批人集合在海頓洛伊，冒着小腿上來



波頓士馬拉松大賽抵達終點

板，腳上起水泡、心臟病發作的危險，從這裏跑向波士頓市行政中心的四十一公里又八百七十六公尺長途？因為「波士頓馬拉松大賽」是他們的，這項忍耐力的測驗，能從每一個跑完全程的人中產生一位勝利的冠軍。

據底特律市「自由報」體育版編輯法爾斯承認，在這一本精彩而為入津津樂道的歷史裏，像這種四十一公里的賽跑有幾十種，可是僅僅只有一個波士頓馬拉松大賽，在這種舉世無雙大賽的長跑獎品，價值微不足道。冠軍得到一頂桂冠；其他名列前茅的人，所得到的獎牌，只比他們避免搭乘的這一段客車票價格略高一點點。所有跑完全程的人，都給上一鉢總是吃不來的燉牛肉。然而打從一八九七年（清光緒二十三年）以來，這項馬拉松大賽吸引了一批範圍越來越大的，發了狂的長跑迷。去年，更開始有了西席地密爾導演的大場面，上場的人千千萬萬——包括了鼎鼎大名的長跑健將哪，四十五歲的健行家哪，還有些從前得過心臟病的人士哪——一個

個恐後爭先，希望有機會戰勝炎熱、疲乏、還有當地一處命名很地道的地形「傷心嶺」。年復一年，預料這項大賽會人越來越多。

法爾斯的大賽編年史，定會使長坐不動的人好生高興，它或許會使身體好的人妙想天開，而且解釋為甚麼。畢竟，一個人必須是位超級的運動員，才能在波士頓「紅襪」棒球隊擔任左外野手，紐約「尼克」籃球隊打後衛，明尼蘇達「海盜」橄欖球隊擔任後衛吧。可是任何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跑馬拉松，甚至落伍在後面，也跑得比公元前四九〇年（周敬王三十年）的斐德匹第斯好得多，那位希臘勇



簡著宛

定價40元

郵購八折（九月二十日止）

「地上的雲」承續「葉歸何處」的閃亮，一樣地洋溢著生命力，一樣地充滿愛心，當然也一樣地讓您感到一股躍然的悸動，而且比以前更恆久。您若看過「葉歸何處」，更應該看「地上的雲」。

書評書目 19274 號

地上的雲 （增訂再版）

士是這種瘋狂的始作俑者，他跑了四十公里多去告訴雅典同胞，希臘部隊在馬拉松大捷的消息。雖然有很多人
有最壞的打算，但是在「波士頓馬拉松大賽」中，還沒有半個人翹過辮子。據傳說，斐德匹第斯由於長途的奔
跑而身疲力盡，踉踉蹌蹌跑進雅典城，喘氣說了聲：「力竭！」（勝利！）就倒下去死了。

（時代 77-04-18-62）